

世 中
興 備
緯 覽



香 甲

國

國

國 號



世

緯

袁
表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中興備覽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此據知不足齋叢
書本排印初編各
叢書僅有此本

世
緯

四庫全書提要

世緯一案。明袁袞撰。袞字水之。號胥臺。吳縣人。嘉靖丙戌進士。官至廣西提學僉事。明史文苑傳附見。文徵明傳中是書凡二十篇。曰官宗。曰遴傳。曰簡輔。曰降交。曰誘諫。曰廣薦。曰崇儒。曰貴士。曰裁閣。曰汰異。曰拒僞。曰抑躁。曰久任。曰惜爵。曰懲墨。曰節浮。曰革奢。曰正典。曰實寒。曰均賦。其言皆指陳無隱。切中時弊。雖立說不免過激。而憂時感事。發憤著書。亦賈誼痛哭之流亞也。當時狙於晏安。文恬武嬉。朝廷方以無事爲福。故袞自序有鑿柄異用。羊悉殊好。空言無益。祇增多口之語。而拒僞一篇。講學者尤深嫉之。然袞之言曰。今之僞者。其所誦讀者。周孔之詩書也。其所講習者。程朱之博疏也。而其所談者。則佛老之糟粕也。黨同而伐異。尊陸而毀朱。云云。蓋指姚江未流之弊。有激言之。觀於明季。袞可謂見微知著矣。又烏得惡其害己。指爲排抑道學乎。

世緯序

袁胥臺先生以明嘉靖初登第入詞林。觸忤權貴。浮沈中外。不得大用。文待詔志其慕。謂以高明踔越之才。精深宏博之學。輔以較癡奮迅之氣。跡先生生平。誠有不媿斯言者。又稱其所著世緯。鑿鑿乎經世之言。情不得少見於事。而徒託之空言。蓋深有慨乎言之。然是書流傳甚少。明史志藝文。亦未著於錄。今天子右文稽古。特命儒臣編次四庫全書。是書始復顯於世。而吳中藏書家。猶以未得見爲憾。於是先生之族裔孫又愷。貽書京都預館局者。假鈔其副。藏篋中以爲家寶。雖然。此非一家之書。而天下後世之書也。夫儒者之學。在乎明體以致用。詩書執禮。皆經世之言也。論語二十篇。孟子七篇。論政者居其半。當時師弟子所講求者。無非持身處世。辭受取與之節。而性與天道。雖大賢猶不得而聞。儒者之務實用。而不尙空談如此。今世緯廿篇。指陳利病。洞達古今。其言要而不煩。其道簡而易行。蓋賈誼新書。崔寔政論。仲長昌言之亞也。若夫勦聖賢之格言。尊陸以毀朱。著語錄以惑世。而經史不講。先生於距僞篇中業大聲疾呼之矣。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目錄。列是書於儒家。益信先生真有體有用之儒。非貌儒以欺世者。身雖踰躓。而立言自堪不朽。蘇松減賦之議。不用於當日。而卒行於我朝。儒者之言。其利亦溥矣哉。

乾隆壬子閏月既望嘉定錢大昕序

我肯臺先從父。生明盛之時。過天人之學。弱冠登朝。慨然以董賈自負。惜位不勝才。弗克大展。未幾而有苕霽之謫矣。繼臺帝簡督學廣西。絃琴之暇。爰情茲編。題曰世緯。經綸之蘊。亦略可見。丁未歲公既辭世。幸茂陵猶存此稟也。躬自校閱。謄寫成帙。噫。賢不必壽。文未喪天。有同公志者。能無感也。丁未年九月望。姪夢鯉百拜謹識於涵碧軒。

廷楷先世當明季。文章名節照耀一時。故流傳藝文極盛。其版本刊布者。家藏略備。卽先人手書墨蹟。近年搜羅。亦不下數十種。惟肯臺公所著世緯一書。文待詔謂鑿鑿乎經世之論。惜未梓行。并失舊本。嘗以無從購求爲恨事。迨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。子部儒家類中。載有此書。仰惟聖朝稽古右文。開獻書之路。雖卮言蕘論。咸登祕閣。實千古罕有之遇。潛德幽光。肯不終泯沒矣。於是致書館局。錄副寄吳。楚弓重得。如獲瓊寶。展卷敬讀。待詔之言。洵非溢美。不敢祕爲私有。謀之鮑丈。以文刻入叢書。以廣其傳焉。謹錄四庫全書內提要冠首。并以文待詔所撰墓志銘附後。俾讀是書者。可以考見公之節概云。

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秋七月朔。十世從孫吳縣袁廷楷拜跋。

世緯序

昔孔子謂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悲夫！古之人苟懷抱材德者，曷嘗不欲匡依明聖，興立事業者哉！而卒託之空言，命也。是以君子進則勒洪伐於鍾彝，退則修遺文於方冊，身雖不得躬行其道，文之所垂，亦足以自見，而爲法於將來。周秦而下，善言治理者，莫如賈誼。其次則王通、陸贄。又其次則蘇軾、王通、太平十二策、亡逸莫考。我欲觀唐宋之事，舍陸蘇何適矣。夫欲考往而知來者，惡可無空言哉！是世緯之所由作也。客曰：古之立辭者，不得志則爲之，故屈平放而賦騷，虞卿窮而著書。今聖人在位，材傑進趨，言行計從，世緯之作，何也？袁子曰：否，非是之謂也。夫高居而遜聽者，天子之職也。敍官而詔職者，大臣之業也。程功而累勞者，百司之分也。博稽而廣議者，衆士之慮也。古者庶人工商，有謗有諫，而況於士乎？褒也，膏從大夫之後矣。官守有恆，言責無與，未嘗得排闥闔之門，趨文石之陛，一據其愚，徒以強壯之年，嬰狗馬之疾，一旦恐溘先朝露，非託筆劄，何以自見？世緯凡二十篇，語多刺讖，且闕於事情，亦知其柄鑿異用，竽瑟殊好，空言無益，祇增多口，有志於應世者，亦矜其狂愚，采其可用者云爾。

世緯目錄

卷上

官宗

簡輔

誘諫

崇儒

裁闡

卷下

汰異

抑躁

惜爵

節浮

正典

均賦

世緯
目錄

邊傳

降交

廣薦

貴士

距僞

久任

懲墨

革奢

實塞

世緯卷上

官宗

明 廣西提學僉事袁 泰撰

夫宗室日蕃而祿不給。何也。封建之法壞。而仕宦之途絕也。昔在周室。並建諸侯。同姓封者什七。異姓封者什三。各治其國。以蕃王室。入爲公孤。出爲牧伯。親踈相制。外內聯絡。卒賴其力。享祚長久。秦壞周法。踈忘骨肉。闕翦枝葉。二世陵遲。蕩然亡衛。漢興鑿秦。後轍損益。周制雖有。七國之變。而莽操之際。猶賴宗室衆強。南頓中山之後。奮起徒步。光復大業。此則親親之明驗也。唐宋封建之法廢。而仕宦之途。猶足以救其末流。侯王將相。布列中外。是以本根不斲。而枝葉扶踈。卒受其蔭。我明草創。高皇帝鑒周漢之所以得懲孤秦之所以失。宗子分王。裂地而封。犬牙磐石。崇其位號。安享祿給。不任以事。內銷七國之變。而外塞維城之固。歲朝京師。宴賞有度。十王有舍。宗人有府。詩書禮樂。炳焉可述。仕進之途。禁防未設。逮及文皇帝。稍稍攝以文法。朝覲之典。不行。仕宦之途。以塞。生者日衆。而歲祿有限。分析微弱。下同阡隸。賈愚壅關。莫能自效。分地則不足。益祿則無給。干法麗禁者。紛紛是也。而議者乃謂宗室不仕。高皇之法。此特未之深考耳。古之哲王。莫不以親親爲先務。故詩曰。宗子維城。又曰。無俾城壞。曹魏竊命。忽棄遠謀。忌嫉陳思。

親賢弗用。大權下授。阼移司馬。詩曰。本實先撥。此之謂也。譬之縣黎結綠之珍。連城夜光之寶。委之他人。固弗若遺之子姓之愈也。是故固本者。莫若親親。親親者。莫若崇賢。崇賢之術。在責之保傅。而升其俊秀者於鄉學。三歲而簡之。升之於國學。而試之於鄉。試之於大宗伯。登之於天子。隨材以官之。詔德以祿之。賢者進。不肖者絀。而考課之法。黜陟之典。與踈遠者等。則忠勤之心生。而奸逆之節泯。且仕者有祿。則歲祿足。不仕者有教。則刑法省。施親親之名。而享賢賢之利。則何弗爲也。

遴傅

考之皇明祖訓。凡親王子孫。才堪出仕者。宗人令具以名聞。授任後。俱如常選法。此高皇帝意也。夫宗室之才者。得仕於朝矣。而儀賓長史等官。乃不得爲京朝官。此豈祖宗法哉。宣德間有旨。漢府親戚。不許選官。蓋止爲漢府設也。弘治初。布政雍泰。連姻秦府。得爲宣府都御史。國初楊士奇。以審理副入爲翰林編修。周忱。以長史累官尙書。弘治間。雷霖。以德府長史陞提學副使。此其證也。夫連姻宗室者。不得爲京朝官。故衣冠之族。與宗室婚者。鮮矣。官王府者。不得爲京朝官。故傅相。率不肖矣。此非細故也。今之傅王者。率老死王國。終其身弗齒。於有司銓衡者。必闕。其則授之。毫昏則置之。而其人亦且絕望於通顯。苟利其祿耳矣。是棄之也。欲宗室之循法軌。遵理道。而乃以闕其耄昏者傅之。甚亡謂也。漢法官王府者。必慎節其人。如董仲舒之於江都。賈誼之於長沙。田叔之於梁。申公之於楚。王吉之於昌邑。諫諍論議。斐然可述。

雖有邪心逆節，而猶存畏憚之意。今諸侯王皆血氣壯強，而不爲置賢師傅，此教之亂也。是故高煦反於漢，竇璜反於安化，宸濠反於南昌，此非傅相官京朝之患也。置傅相不得其人也。欲宗室之賢，莫若遴選傅相，而訓之以禮義，擇京朝官之有行誼者，則爲之。博通古今，明當世之務者，則爲之。考其殿最，均其勞逸，出爲傅相，入爲公卿，略如漢法，以不失祖宗之意，是官傅相者。有仲舒賈生之稱，而宗室獲河間東平之譽，維城永固，而尾大之患自銷也。

簡輔

夫內閣者，卽今之宰相也。是天子之所與承天地，理陰陽，和萬物，撫四夷者也。而徒取充位之人，甚亡謂也。書曰：官不必備，惟其人。蓋言有其人，則官之無其人，則虛焉。三代以前，率用此道。秦始置丞相，專任李斯。漢以下置相，多非其人。蕭曹丙魏房杜姚宋，隨時立業，固未有熙載代工，弘格心之道者也。高皇帝深慮遠算，因胡李之敗，鑒蒙古之失，博稽往籍，略倣周制，革丞相而置六部，公孤之官，不輕畀人。忠勳如劉基，親敬如宋濂，終其身弗以授也。文皇嗣統，妙簡英哲，於時解縉、楊士奇等七人，入直內閣，備顧問。代王言而已。洪熙以來，爵子稍輕，然當時兼保傅者，三楊、蹇、夏、黃、福、錢山之外，無聞焉。景順之後，保傅滿朝，而師尹多辭矣。何則？祖宗朝，凡才望者，皆得入參機務，如黃子澄，則以太常少卿入，薛瑄，則以大理少卿入，李賢，則以吏部侍郎入，而今則非翰林，不入內閣矣。祖宗朝，凡才望者，皆得入翰林。如宋訥，則以助教入。

胡儼則以知縣人楊士奇則以審理副入。周是脩則以紀善入。劉球則以儀制主事入。而今則非及第庶吉士不入翰林矣。夫及第者。徼一日之長。其所對策。多浮泛掇拾。務詭時好。稍觸忌諱。卽抑寘下甲。閒有以直言及第。如羅倫舒芬之徒。復流落不偶。壹鬱以死。而庶吉士之選。尤多徇私。不協輿望。其選也。必權貴之私人。乃得與焉。其留也。亦必權貴之私人。乃得與焉。凡材識修潔之士。悉擯弗用。啓僥倖之門。開奔走之路。莫此爲甚。文皇帝儲材論相之意。蕩無遺矣。方其未得志也。則惟權貴之門是趨。擠排同列。不顧廉恥。其既得志也。則養驕安祿。積日累月。坐致高顯。爵位已極。則患得患失。無所不至。六曹之務。進退可否。必咨而後行。蓋有天子不知。而內閣先聞者矣。上蒙下蔽。作威作福。可不畏哉。故議者以爲今之內閣。無丞相之名。而有丞相之實。殊非高皇帝不立丞相之本意也。必革之而後。可以爲理。噫。是因疇以廢食。懲覆而棄舟也。權之所寄。不在此。則在彼。苟得其人。何患弗理。如其材也。則置之翰林。不必其及第。庶吉士也。如其材也。則登之內閣。不必其翰林也。凡及第者。必直言是取。務采輿望焉。庶吉士之選。必端良者。是留。務采輿望焉。破拘攣之陋格。塞請託之私穴。官內閣者。必極天下之選。而公孤之尊。弗以輕授。兼收並用。以復祖宗之故事。庶乎其得人也。

降交

秦制。尊君卑臣。百官非奉詔不得上殿。視其君如天神。然漢興稍變秦制。百官得召見論事。而折庭爭。止

叢以受言。臨軒以策士。前席之間。拊髀之嘆。雖疎遠小臣。得與天子相唯諾。蓋猶有先王之風焉。唐之貞觀。開元。宋之慶曆。莫不親賢禮下。大臣有賜坐之儀。造膝之請。諫官有入閣議事。對仗讀彈文之典。君臣之交。誦如也。明興。金華數子。贊襄獻替。分雖君臣。而情猶父子。乃後復簡楊士奇等七人。以備顧問。下至牧守。咸賜召見。不獨察其器能。且得問民疾苦。周知情僞。觀其君臣同遊之歌。亦曩時卷阿宴鎬之盛也。文皇仁宣。待下有禮。三楊蹇夏。日侍帷幄。射鳧西苑。飲酒極歡。賞花賦詩。雍容可想。天順間。李賢王嗣親。信寵任。事關機務。面決可否。孝廟勵精。寤寐英哲。尊禮元老。數開文華。講求政理。平臺煖閣。不時燕見。大學士劉健。謝遷。李東陽等。呼以先生。弗名也。六曹之長。皆民譽也。華容劉公。晝日三接。訐謨密議。左右莫聞。君臣一心。虞廷之都兪。何以過此。今天子神聖。削資格而弗拘。拔奇材於不次。一言當意。立躋華要。士有起家六七年。而秉鈞軸。斯亦巖濬非常之遭也。亦嘗數御便殿。延見二三大臣矣。亦嘗改容禮貌。宴賞賡歌矣。然延見有時。不數語而退。天威咫尺。分嚴堂陛。六曹之長。臺諫之司。文學侍從之官。咸不得與。敬大之禮。已渥。而下交之情。未通。流俗之見。未能深識。不曰天子過勞。則曰大臣畏議已者。噫。爲斯言者。非愚卽諂也。人之恆情。逸則思欲。欲則驕縱之心生。勞則思艱。艱則兢業之懷切。安危理亂。鮮不由斯。故書曰。無教逸欲。有邦。程頤有言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。親宦官宮妾之時少。則可以涵養氣質。而薰陶德性。甚矣。古人之愛其君也。今不思逸欲之喪邦。而徒慮憂勤之勞其君。是非真能好君者也。夫大者者。天子所

與變調者也。臺諫者，獻替者也。文學侍從之官，論思啓沃者也。皆天子所親信者也。大臣論道於前，則臺諫拾遺於後，而文學侍從之臣，得以引經而對，據禮而議，面相詰難，不出一堂。雖有讒說弗行也。且以大臣而畏人之議已，將焉用彼相哉？故曰爲斯言者，非愚卽諂也。誠使國有大事，天子召大臣者，面計之，而大臣亦得以其事請見，文學之臣輪對以備顧問，而官臺諫者許入閣以議，從容賜坐，務盡所言，謀無遺慮，動無過舉，政體之得失以盡，而羣臣之心術見矣。其經筵日講，必妙選端良忠諫，明於經術者爲之講章之進，要在剖析經旨，切劑政理，削浮泛之勳說，黜諂諛之故習，有疑焉，必辨問折衷，歸諸至當而後已。而外之方岳守令，於其來朝也，特召數人焉，賜之清問，以觀其材識。凡閭閻之情僞利病，悉周知之。上自親信以逮疎賤，若元氣之周流於一身，流通聯屬，無復間隔，嘉猷入告，而讒言上聞，雍蔽之患銷，而太和之休應，易曰：上下交而其志同，此之謂也。

誘諫

書曰：臣下不匡其刑墨。傳曰：興王賞諫臣，夫言路之通塞，國家之安危繫焉。言者賞，不言者罰，則言路何患乎弗通？古之哲王，矇瞶有誦，工藝有規，立進善之旌，設誹謗之木，患危言之弗我聞，弗患言者之過訐也。古之忠臣，批龍鱗，嘗虎口，剖心而不悔，烹鼎而不懼，患吾言之弗直，弗患聽言者之不我從也。三代以降，諫訥者莫如唐太宗，敢諫者莫如魏徵，善乎太宗之作帝範也。有曰：大臣懷祿而莫諫，小臣畏罪而不